

生活杂记

没有水花的游泳

岑燮钧

大热天的,我想带孩子去游泳。可是,没有一个可下水的地方,想来想去,只能花钱去游泳馆。

游泳馆的水,蓝汪汪的,清澈见底,仿佛是映照了蓝天白云。

来的来,去的去。岸上,还等着一群学游泳的,教练在强调动作的规范性,排着队,仿佛是上体育课。看水里,浅水池一群,一个女教练在声嘶力竭地喊停;深水区里,一个男教练大声喊快,手里捏着表,估计是在计时,真个是一副大赛在即的紧张气氛。

孩子有些犹豫,在我的引导下,走下水去。我不是教练,我也没有学过专业动作,但我会“弹河”,从小就会的。往前推三十年,这会儿,我们正热火朝天,浮在水上,大喊大叫,水花飞溅呢。那时的河,不算干净,但没毒。河底是淤泥,也会有一些石头、断砖、碎瓦什么的。运气极差的,偶然也会踏上一块玻璃,但没人会去打破伤风针。过几天,也就好了。

我们不说“游泳”,我们只说“弹河”——“弹河”才是真正的“自由泳”。对于南方的孩子,夏天水是最亲的,没一个不畏惧水。兄弟姐妹,邻里伙伴,大的带小的,会的带不会的,像一潮潮似地扑下水去。会的,如浪里白条,上蹿下跳,互相追逐,掀起满河的水花,你泼来,我泼去,一会儿找不见了,半晌,冷不防在那水草堆里拱出来,头上全是草茎。正在他东张西望,观察形势之际,一团烂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向他后脑勺,还没等他感觉到冷飕飕的杀气,早已中弹,脑袋和淤泥一起开花。他一边大骂,一边像只水怪潜入水去,暂避一时。

对于这些热闹,不会水的小屁孩只能羡慕,看好戏。但他们也有自

己的路数,先在岸边逡巡,一则熟悉水性,一则熟悉河滩的地势,看哪里水浅,哪里平稳。一会儿心里痒痒了,就自己扑腾,手脚乱动,也没个谐调,水花溅得连自己的眼睛都睁不开,也不管。有时大船经过,水势一晃,怎么“弹”都“弹”不到岸边,于是喝水,大叫,就会有一双手拎你一把,或者哪个人在背后推你一下,你就又抓住了岸草,死里逃生了。

我用水拍拍孩子的胸口。在水中,孩子起先有些怯生生。我拉着他,也不说让他学什么,只是亲水。他在水里晃悠了一会,就站住了脚跟,向我泼水,我也向他泼水。岸上,那些报了游泳班的小孩们,还在纸上谈兵,还在规范动作。我们不管,我们就“狗爬式”吧。我就让孩子靠着泳池的台阶,自己“乱弹”。果然,他几番“乱弹”下来,已经能前进一段距离了。他很高兴,“弹”得更起劲了。

没几天,孩子就能在水里自由扑腾了,溅起的水花,犹如他的歌唱,显得兴奋而又落落寡合。而那些一板一眼做着规范动作的孩子,水花也是规范的,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

当大家都不把水花当作快乐时,一个人的水花就成了孤独的标志。

我带他游向深水区。他在深水区里,也如鱼得水。他有时会抓浮板或者泳圈,更多的时候,他抓着我,在我的托浮下,一口气游向前边。我告诉他,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泳圈,我们也是这样胡乱扑腾着,然后成了泥鳅,成了水獭。记得那时,连个浮水的东西都没有,只能把家里的脸盆拿来,用手攀住两边,然后一个劲地用脚弹水,人居然也能前进。但是,脸盆像汪洋中的一条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它只适合“近海”,

却不能“远洋”航行。那么多水花,那么多浪头,够它受了——那是多么刺激的危险游戏啊。后来有了塑料壶,就自由多了。只要抓着塑料壶,腾挪跌宕,上下纵横,没有什么不可以应对。它不怕淹没,不怕巨浪,只要你有气力,就可以远涉重洋。而现在,我就是孩子的塑料壶,他攀着我,抓着我,抱着我,不是用手泼起水花,就是用脚弹着水花。他在深水区里,胆子越来越大。我成了他的“中途岛”,他一会儿“横渡长江”,一会儿又向更远的彼岸游去。我愿意做他永不沉没的塑料壶。但是,我更希望幻化出一群像他一样的孩子,他们互相戏水,你追我赶,喊声震天,窜来窜去。我愿意站在岸边,看他们弹出美丽的水花,在午后火热的阳光下,幻化出小小的彩虹。可是,眼下,他几乎成了泳池的捣乱分子,一个人高扬着水花,在泳道里穿行,在缝隙中偷乐。而在他周边,无论是长他几岁的中学生,还是小他一点的孩子,都在教练的驯化下,做着规范的仰泳或蛙泳的动作。他们自以为是为鱼,自以为是为青蛙,一招一式极力模仿着鱼或青蛙的动作,仿佛真得了鱼或青蛙的真传。这不由人忽发奇想,如果此刻真有一条鱼或是一只青蛙在水中或是岸上视察,它们是否会笑喷了——这是仰泳?这是蛙泳?你们知道吗,游泳的最高境界,不是亦步亦趋,乃是自由!

在水里,他们被规定成为一条鱼或者一只青蛙,而不是自由的人。在这些仰泳和蛙泳的孩子中间,我们是一对孤独父子。作为人,我传授着“人”的“自由泳”——“弹河”!

我知道,孩子迟早会失去他快乐的水花。他的孤独,注定了他的未来——没有水花的一代!

思想散墨

八月之光

许晓青

刚进入八月的一天半夜,我在梦中被自己的咳嗽惊醒,起来拉上纱窗帘。窗帘在风中轻舞飞扬,一阵阵凉意拂过大腿,犹如泉水流过。

白天,天仍然那么蓝,云仍那么高,被阳光照到的树、墙、路、汽车、桥……仍闪着白花花的光。但走到太阳底下,皮肤不再是烘烤般的热,胸口也没有热浪涌来。

一个星期前的一天是大暑,气象预报说,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过了这一天,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凉。那天气温近四十度,让人觉得这热烘烘汗腻腻的日子永远不会过去似的。才几天工夫呀,持续二十多天的高温已露出松动、撤退的迹象,让人如临大敌的三伏天就算过去了,秋天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了吧?

金风送爽的秋固然是好,但想到一年过半,却也会有一丝不舍。

福克纳在被问及为什么以《八月之光》做一小说的题目时描绘过这种天气:“在密西西比州,八月中旬会有几天突然出现秋天即至的迹象:天气凉爽,天空里弥漫着柔和、透明的光线,仿佛它不是来自天,而是从古老的往昔降临,甚至可能有从

希腊,从奥林匹克山出来的农牧神,森林神和其他神祇,这种天气,只持续一两天便消失了,但在我生长的县内,每年八月都会出现……”在《喧哗与骚动》里他借小说中的人物昆丁说出对这种天气的感受:“在老家八月底有几天也是这样的,空气稀薄而热烈,仿佛空气中有一种悲哀……”

也许我生活之地,和福克纳的家乡在纬度上接近,我也会在盛夏中突然生秋天将至的感觉,并生出盛极将衰,韶光易逝,生命仓皇的感想。

“盛”代表万事万物的顶峰,在此之前,每一步都在向上的路上,在此之后,每一步都在向下的路上。但这个“顶峰”又何其短暂,以三伏天在一年中只占1/12,满月夜只占一月的1/30。所幸万物都有荣枯的轮回,消失了又以一年或者一月、一周、一日的周期重现。

但有一样东西,去了就不能再回,消失了就不会再现。且它又是你最珍贵的东西。

那天突然听到有人叫我“阿姨”,真是被吓了一跳。印象中,只有做奶奶、外婆的人才会被小辈叫阿姨的呀!我发不白,眼不花,时常被人夸肤白皮嫩,自我感觉还拽着青春的尾巴呢,就这么突然被一脚踢到“阿姨”的行列里了?

我知道,我会慢慢接受“阿姨”这个称呼的,就像十年前第一

次听到小姑娘叫我“阿姐”时也震惊万分,现在不也早不以此为了了?

父亲说,乡下的熟人告诉他,阿庆哥哥四五年前已因糖尿病不治去世了。我的灵魂再次被重重一击。阿庆哥哥是我的表哥,只比我大5岁,这么说来,他在我这个年纪就走了。他是我辈人中第一个走的人。

我公公近年来非常悲观,他有6个姐姐,现在只剩下他和最小的姐姐像树上两片仅剩的叶子。他身体一不舒服就住那上面想。现在,我能理解他的恐慌了。

我从没奢望过自己活成个人瑞,但如果我要在当下离去,那也是万般不情愿的。还有好多事要做呢,音乐才放了一半,节奏还在中场,怎么能戛然而止呢?

但在命运之神面前,你有据理论资格吗?你除了恐惧、担忧又能做什么?

阿城在《遍地风流》里写,人赶着牛群在悬崖上行走,下面是奔腾汹涌的江水。牛号叫着不敢走。赶牛的人说:“往下看不得,命在天上,”于是,牛就往前走了。

看到这段文字我豁然开朗。是的,往下看不得,命在天上,我们能做的就是按着生命的节奏前行。

《八月之光》里的莉娜自然淳朴、宽厚仁爱、坚韧不拔、乐观自在,“她从容自在地行走在路上的形象”,犹若“古瓮上的绘画”,“老在行进却没有移动”。一些文学评论说她就是“八月之光”的光辉的具体人格象征,是“比基督教更古老的透明的光泽”。

这个形象有着安神的作用,是我能想到的行走在大地上的最美的形象。

乡土情怀

开门见宁海

浦子

古时候有官员东海上乘舟自北往南行,一路惊涛骇浪,行至一处,忽觉颠簸不再,推开舱门,却见眼前山海相替,鸥白花红,波浪不兴,如履静湖,于是尊颜大悦,吩咐随行的,此地就称宁海吧。

宁海是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建县的。这一称呼,就被叫了1700多年,果然安宁了这么多年。看山,没有高山,没有险峰。西边苍苍莽莽的天台山,到了这里,一改凶悍的面貌;北部巍巍峨峨的四明山,一进境内,顿失险峻之势。看水,没有汪洋,没有惊涛,伸进境内的象山港和三门湾,像是情人的两条臂膀,柔柔地搂住佳人,呵护有加,哪有大海惯常的咆哮和戾气?看人,矮墩墩胖鼓鼓的,少见挺拔之身;不善言谈,可言出必行;圆圆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丝憨厚的笑。这就是标准的宁海人。那体形像极了山势,那笑却是蓄了些海一样的东西。

如果这扇门打开,你就会看到那些被称作宁海人的门人。被称作“天下读书种子”的明代大儒方孝孺是宁海人。从侄子手里篡夺皇位的朱棣,让他草诏一下告天下书。如果从了,就可谋得高官厚禄为宁海人树一官场的标杆。他不从,结果被诛十族。从宁海冠庄走出去的国画大师潘天寿,“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都是为了真理而宁折不弯的汉子。宁海人至今仍然推崇魏晋古语,据说用这种语音读唐诗宋词,十分合乎平仄。所以县里有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跃龙诗社”,成天吟诗作词,颇具古风。此地历代多善人,至今仍是。储吉旺先生以一家规模不大的企业,几十年间累计向社会各界捐赠了上亿元,成为“中华慈善奖”获得者。民间古物收藏者众多,尤以何晓道收藏的“十里红妆”古家具为最。古民居随处可见,尤以董家古镇、许家山石头村为最。东晋的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曾选择桐柏山(今梁皇山)隐居修道,遗下数处炼丹处和27000多名后裔。

慢着,在打开大门之前,先打开一扇小门。宁海人叫后水门。后水门一般直通灶间,灶间有三眼灶,宁海人在灶间做豆腐。做豆腐用的是细细圆圆的旱豆,先用石磨磨去豆衣。去除豆衣的旱豆经泉水(井水)浸泡后再用石磨,经帆布袋沥汁去渣至

锅,煮沸时加入盐卤若干,边西边搅,至豆汁凝成豆花状,再在豆腐盒里沥去水汁成为豆腐。一般的女人会做麦饼,同样是石磨里磨成麦粉,用水搅拌均匀成粉饼,用一只小小的擀面杖擀成薄薄的圆形的麦饼,用平底锅或平底锅烙熟即成。这些女人还会做汤包、麦馒头、米筒、麻糍……每一种点食品背后,都可写一个故事,故事都与上千年历史有关。

再打开一扇小门,那是房门。门是双扇门,意为成双结对。房内以床为中心摆开榻榻桌,床为家具之首,大人家用的是千工床,一般人家也是三面合围组成的双人床,床前摆放子孙桶和方便桶,组成房中房。床上度过的人老病死。床前柱上刻着“则百斯男阴阳协调”“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又在床前帐等显著位置描着绣着“相夫教子”“耕读传家”“孝悌”“福禄寿”等字样,“鸾凤和鸣”是这些文案的主题,十分鲜明。

见识这些小门内的秘密后,现在可打开大门了。

第一扇大门,生态之门。这个门里,蓝天白云,分得清哪是鸟的翅膀,哪是孩子手中牵的风筝。空气清新糯糯的,在大城市患了咽喉炎的病人到这里不治而愈。水清得总是让人忍不住弯下腰去捡自己刚跌下的笑颧,对水质要求十分严苛的鳊鱼回来了。像白溪流域前童、白岭根等村的村妇,可以在门前流流的小渠里洗菜淘米。这个门是当地党委政府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打开的。早在2003年1月11日召开的宁海县第十一次党代会,就确立了“生态立县强县”的发展战略。同年的8月8日,这里就成为国家级的生态示范区。自此,把海让给海。沿海的渔民悄悄把海上的点点白帆撤了,那些海鸥也随渔民上了岸,看那些在养殖塘里快乐成长的鱼虾们。宁海县也由海洋捕捞大县成为全省最大的海水养殖大县。把山让给山。宁海人把“三沿五区”内的坟墓全部迁移,将土葬改为火葬,青山不再让以往的超大规模的墓地侵蚀。祖宗有灵,没有降罪。把天让给天。宁海县是个制造业大县,无数的烟囱,像是顽皮孩子的炭头,将天空画得花脸猫似。有一天,那些烟囱不见了,天就蓝蓝的纯情地笑了,让红晕染了个透。这一次关闭整顿铸造业,光年产值就牺牲了几十个亿。把水让给水……今年2月,成为“国家生态县”。

第二扇大门,旅游之门。这扇门其实是1613年5月19日被徐霞客打开的。徐霞客打开的是宁海的西门。《徐霞客游记》开篇写道:“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这部书问世几百年,宁海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发现了与自己有关的事,那就是书的开篇地。自此,宁海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2001年2月20日,在麻绍勋、吴振亚、童章回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县旅游局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出要求确定“5.19”为“中国旅游日”的请求,2011年4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确定这个日子为“中国旅游日”。2012年5月始,宁海又牵头有关节点城市,围绕徐霞客游线,申报“世界线性文化遗产”。第二件事,2002年5月18日至20日,宁海县开始了每年一届(遭遇“非典”疫情时暂停一年)的“中国(宁海)徐霞客开游节”,打响了“天下旅游,宁海开游”的宣传语。这扇门打开后,国内外游人纷至沓来,南溪森林温泉、前童古镇、许家山石头村、“十里红妆”博物馆这些乡土明珠,终于在游客的眼中大放异彩。

第三扇大门,登山之门。这个门里,许多人在山地上行走,这些人远的来自上海、杭州、温州,近的来自宁波市区、象山、奉化等地,本地的居民居多,一个个脸上洒满了阳光和微笑。宁海的地形地貌为“七山二水分田”,境内没有高山和险峰,但群山连绵不绝,山上风景绝佳。宁海在几年间修建了长达千里的登山步道,其规格与长度可谓国内首条。国家级的登山步道标准就是采用宁海的标准。这条步道不仅是健身之道,更如一条锦线,将散落各地的文化、特产、景点串联起来,成为一条美轮美奂的珍珠项链。行走山地的云,洒下一身汗水,不带走一片云彩,却手拎长街蛭子胡陈洋芋一市青蟹前童豆腐双峰榭谷路麦饼衢州垂面吞胡烧酒……慢慢暗自享用去。

第四扇大门,村务之门。阡陌相连,鸡犬相闻,邻舍之间碗对碗,亲眷之间篮挈篮,永远是宁海农村纯朴乡风的写照。不知从何时起,村村户户多了一个别地没有的宝书——《宁海县村级权力三十六条》,这本小册子图文并茂,村干部的权利、义务,村务行使的程序,一清二楚,村里的拦水坝要维修,村道路得硬化,家家户户得接自来水得铺排污管道,所有的工程从规划设计到发包建设,都得按小册子上的规定进行。村级治理的法治化民主化,让宁海的乡村更加和谐。许多从远方大城市来的专家学者在这里寻找秘诀,憨厚的乡亲们挥了挥手中的小册子,说:“拿一本去,关进笼子的道理懂不?不懂照样画葫芦吧。”大有见大世面先行一步的自豪。

第五扇大门,第六扇大门,还有很多大门,可门门相连,打开的都是宁海。你会发现门里山宁,水宁,更重要的是居住在这里人的内心安宁。撼山易,撼宁海人不易。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变化,宁海人就按着他们的人生逻辑生活着。社会和人生得此境界,夫复何求?

诗画印象



醉倒在玉兰树下
史凤凰/摄影 赵淑萍/配诗

早春 去寻找江南的故事 吟唱的蟋蟀 她的清香
寻找马头墙下 一树玉兰花 和时光烘焙的那脉书香
孩童读诗的声音 炫目的光亮 将我击中 古
寻找紧闭的大门 白玉的杯子 融合 浸润 木的春 心香
窗前那凝眸远眺的身影 倾泻缕缕清香 她的洁白 足以照亮千年的
寻找青石板间 多少年 沧桑
遗落在历史缝隙的风筝 她坚守 她等待 早春 我醉倒在一树玉兰花
和那只历朝历代从未停止 一叠叠的墙 一代又一代游子 下

雀闹阳台绿趣浓

陈志卫

晨梦,被叽叽喳喳的鸟雀嬉闹声叫醒了。睁开眼,晨光已经清亮,侧眼望去,窗外阳台的两个浅红大花盆上,几只鸟儿蹦跳着,或低头啄食,或扬头鸣唱,丝瓜藤茎从不锈钢防盗网上披挂下来,绿叶精神地张挺着,黄花柔弱地站着,筷子长的丝瓜很骄傲地悬挂着,好一幅生动立体的秋景图啊。

利用阳台搞点经济型小绿化,不要辜负了那一片阳光,给家庭生活增加些趣味吧。五月,在两大花盆里撒下十多粒黑黑的丝瓜籽,十多天后瓜苗就冒了出来,很精神地站在黑土之上,似乎宣告一种生命的誓言——活着就要健康成长,成长

就要有所奉献。

我欣喜地注视着它们,但以我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很难给它们有多么细致的照顾。偶尔一天,我发现已经知道攀援的藤茎,呈现出弱弱的颓态,是不是缺少营养啊?

一只鸟儿飞落阳台一角,冲我点点头,咧咧嘴两声转身飞走了。我连着几天,在两个种丝瓜的大花盆上放上少许米粒、玉米、苹果碎块等,果然不其然,到了第四天的早上,就有好几只鸟儿先后来光顾它们的“早点”了。当然,它们也会很配合地留下些许斑斑点点的“有机物”。

这个默契后来越来越自觉了,而且来的越来越多,最多时来的鸟几个小时里有十六只。那个“喳

喳”叫的是喜鹊,唧唧啾啾的是画眉,咕咕叫的是鸽子。攀援向上的丝瓜藤茎在新朋友的友情帮助下,越长越有劲了。

是不是应该给那些小鸟朋友弄点犒赏,譬如改善一下伙食,除了素的也弄点荤的?噢,参加钓鱼比赛余留下的蚯蚓不少,我把它们全部放进了花盆,每天除了放大米、玉米、碎苹果外,还放点碎鱼渣、茶叶水,这样一来,鸟儿来得更欢了。而且我发现,原本有些板结的土,也有了蚯蚓排泄的“有机物”,土壤的透气性明显变好,丝瓜藤茎长得更欢了。

把这个事跟几位朋友一说,有朋友马上指出,这是循环种养啊,这就是循环经济的原理啊。啊,小生活居然也有大道理啊。

莺声唧唧,鸟儿唧唧。每天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鸟雀们准时会来开“演唱会”,我很开心,丝瓜也已摘下做过几次蛋汤了,有邻居朋友讲清鲜可口得很呢。我想,城市生活其实也可以找到农村野趣的,当然生活是需要创造的。